



DUZHE

读者

®



《读者》历年最受欢迎文章荟萃

读者杂志社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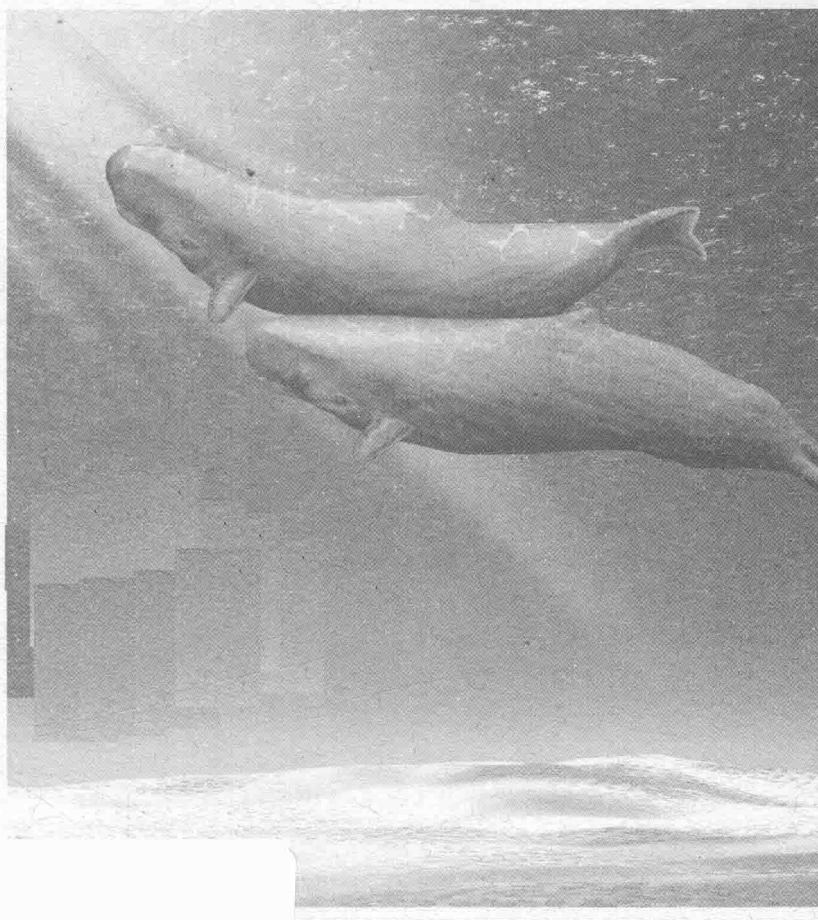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读者



读者杂志社 编



开
阔
眼
界

启
迪
思
想

荟
萃
精
华

博
采
中
外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读者·精华. 23 / 读者杂志社编. — 兰州: 甘肃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422-4722-3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4229号

读者·精华 (23)

读者杂志社 编

出 版 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杨 波

封面设计: 贾 璞

版式设计: 尚国昌

出版发行: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印 刷: 昌黎县佳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403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 000

书 号: ISBN 978-7-5422-4722-3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335-7168260

目 录

【选自《读者》总 356—365 期】

小 说

红头巾	[美]瑞娜切尼 3
一个都不许死	杨铁心 4
选择	[美]J.J.Dewey 6
蝴蝶	[丹麦]安徒生 8
落井之驴	马明博 10
巴彼家的老门铃	成 蓉 12
珍贵的山茶花	莞 尔 14
亲爱的弗兰基	辛 歆 16
礼物	[美]斯宾塞·约翰逊 18
生命的礼物	志 宏 20
非法入境的婴儿	[巴西]卡·埃·瑞瓦埃斯 22
有情人终成眷属	[美]Charlton Heston 24

散 文

静	叶延滨 29
遥远的岛	[芬兰]别卡宁 30
废墟的召唤	宗 璞 32
我想你的方式	Inking 34
心灵四重奏	沙地黑米 35
乘风凉	徐晓民 36
触摸阳光	胡青松 38
母羊的眼泪	阿拉旦·淖尔 39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周国平 40
写给秋天	罗 兰 42
桂花雨	琦 君 43
朋友	刘汉俊 44
我改变的事物	刘亮程 46
克拉克河谷怀旧	[美]厄纳斯特·海明威 48
毛虫之死	梁晓声 49
光之香	林清玄 50

人 物

儿女眼中的汪曾祺	汪 朗 汪 明 汪 朝 53
头脑里有个天使	黄秀敏 56
在很久很久以前	麦子的心 58
吴作人的幽默	张昌华 62
最后的时刻	顾东春 64

杂谈随感

活人真是难事	贾平凹 69
不知该做啥样人	云溪子 70
南北方女人	古 敏 72
也说“坦率”	李 琳 75
弯曲至地头颅的阴影	筱 敏 76
人的生命永远都只能是目的	高一飞 77
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李敬泽 78
旁观的尴尬	子 因 79
生活态度	周国平 80
暮然之间的一种心疼	吴志翔 82
生命是优美的圆	吴 霜 84
付不起的是心态	星 竹 85
你很重要	林 达 86
斯坦福大学是什么	蔡玉明 87
性格就是命运(外一篇)	周国平 88
纽约“大审”	[德]海因茨·利普曼 90
“人”证	郁 青 91
杜鹃	周晓枫 92
地位这东西	江 仲 93
习惯	吴若增 94
挣多少算够	冯 唐 96
俗境	王 蒙 98

人世间

生死跳伞	苏景义 101
母亲	吴冠中 102
有一种谎言,让我们泪流满面	张月芳 104
每一个感动都值得流泪	雪小禅 106
偷父	刘心武 108
温暖的背后	小 树 111
种春风	虹 莲 114

两代之间

看不见的存在	林弘谕 117
慈母在天堂	王开林 118
给儿子的临别赠言	舒 婷 120
狮子育儿法	荒 岛 122

奔跑的母亲	姜致远 123
爱的盛宴	张丽钧 124
猜猜我有多爱你	梅子涵 125
父亲的影响	邓 笛 126

青年一代

永远的期待	安琪伟尔 129
帆不可以停止选择风向	查一路 130
松塔哲学	王 悦 131
5步搞定德国奔驰	于 晴 公羽青 132
我得到过的最佳建议	财 富 134
人是不可能被注定的	王 杰 海 燕 136

婚姻家庭

请葬我于大海	徐慧芬 139
感动于如水的亲情	未 名 140
青虫之爱	毕淑敏 142
林中的小木屋	朱丽·加蒙 144
执子之手	[英]莉莉·莲安 146
今天是个好日子	[美]加内特·亨特·怀特 147
爱之水	周海亮 148
地层深处的玫瑰	永 星 149
金玉良缘	朱艳丽 150

人生之旅

把自己的生活变为最好的时代	[美]杰恩·奥特 155
雪化一化,就有路了	张抗抗 156
共同的家	刘亮程 158
私房茶与私藏茶	林清玄 160
这些钱能买多少面包	关 月 161
列车上的瑞典情侣	黎倩玲 162
没被改写的人生	姜钦峰 164
撬开你的心门	王小艾 165
火车之歌	肖复兴 166
男人疤	范春歌 168
自己才能给的东西	吴淡如 170
鼻子底下就是路	张晓风 171

生活之友

看不见的含量	星 竹 175
管理好你的情绪账户	伊 然 176
生活在现在	李 亭 178
想象的原则	叶延滨 179
选择快乐	[日]柴门文 180

点 滴

什么是生活	[奥地利]埃里希·博立特 5
-------	----------------

三月的河	[英]特德·休斯 7
为失败而笑	李 敖 9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	[墨西哥]塞尔西奥·西奈 11
诗二首	何其芳 谢 轮 13
爱的锋芒	[西班牙]维森特·阿莱桑德雷 15
红房子	[德]黑 塞 19
在我心灵深处	[日]岛崎藤村 21
盗马	王 简 23
你的眼睛是火	[瑞典]卡尔费特 25
漫画与幽默	26
生活的一种	贾平凹 31
中学生致大人们	李 莹 33
静的境界	周海亮 37
仰视的理由	[美]沙奎尔·奥尼尔 41
友谊的色彩	Adrain Iron Thunder 45
写履历表	[波兰]辛波丝卡 47
侍弄生命	马 德 55
拥你入怀	黄孝阳 61
慧眼怎么练就	[英]泰迪·恩斯特姆 63
会说话的西班牙扇子	廉美瑾 65
漫画与幽默	66
差一点无人叫好	流 沙 71
花香,逃不出爱的手心	刘继荣 74
改变自己更容易	刘俊成 81
损失	露丝·塞特 89
精彩三十秒	流 沙 95
身后的眼睛	曾 平 97
白昼的有限 黑暗的无边	史铁生 103
苹果的最佳分法	感 动 107
转身就是方向	刘克升 113
柔和的力量	毕淑敏 119
非常道	余世存 141
小中见大	[英]乔希·比林斯 143
漫画与幽默	152
真正的原谅	[美]詹姆斯·牛顿 157
敬重一棵树	陈绍龙 159
雨滴	[法]苏佩维埃尔 163
弯腰拾起的尊严	李 伟 167
农村包围城市	崔 健 169
漫画与幽默	172
谁怕谁	徐传东 177

小说

红头巾

红头巾
一个都不许死

选择

蝴蝶

落井之驴

落井之驴
巴彼家的老门铃
的山茶花

珍贵的山茶花

珍贵的山珍
亲爱的弗兰基

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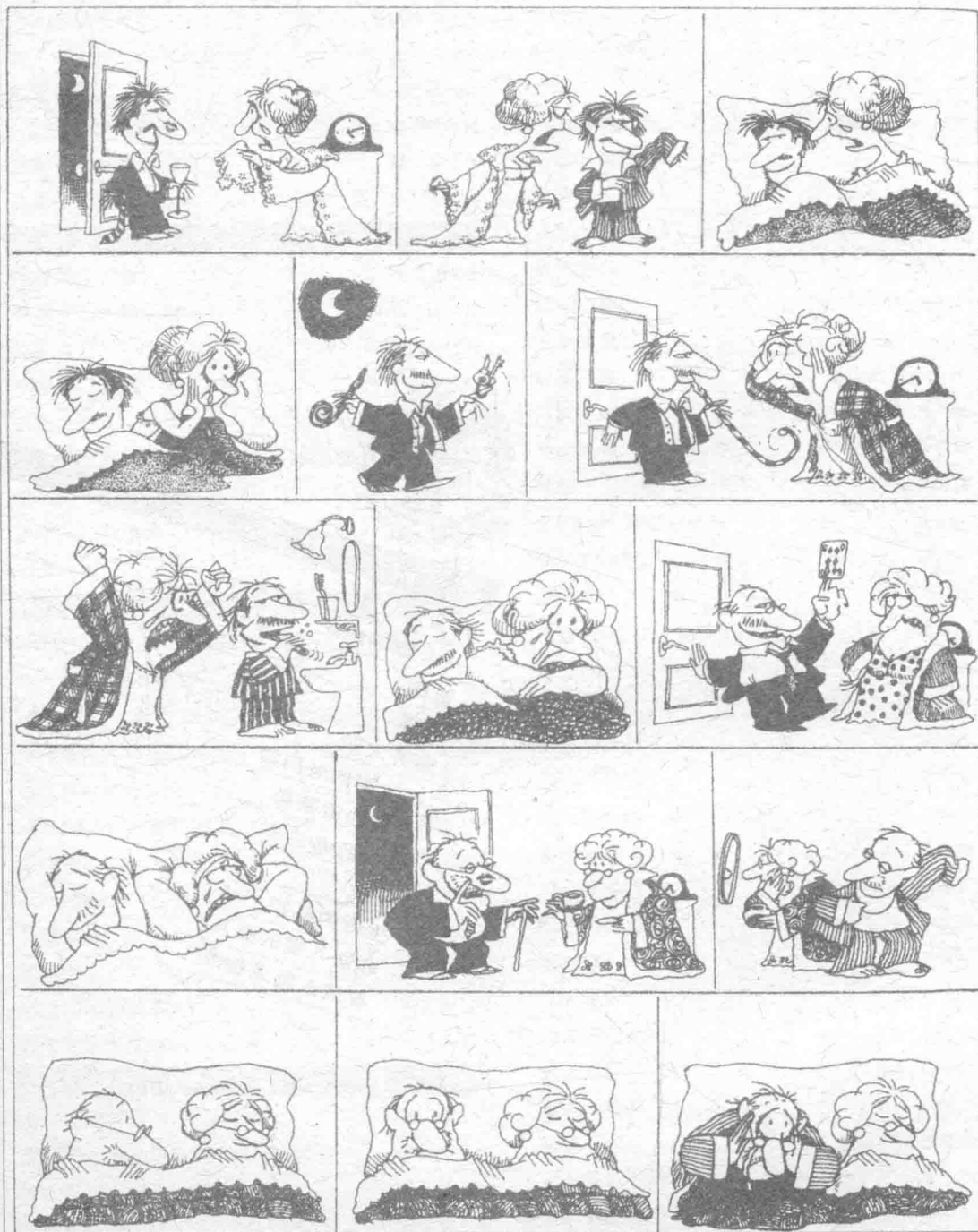
生命的礼物

生命的礼物
非法入境的婴儿
终成眷属

非法入境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

妻子终于安睡了

●〔阿根廷〕季 诺



(吴 方摘自《中国漫画》)



红头巾

●〔美〕瑞娜切尼

那是1945年3月的一天，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了奥地利，正在迅速占领全国。不久前我们就听到一些传闻，说德国人要输了，但是我们只能背地里小声谈论这件事。

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名叫卡茨多夫的小村子乱成一团。每个人问的问题都一样——你走不走？

大人们已经替我及我10岁左右的同学们做了决定。有一辆公共汽车和两名老师在等着我们，可是车上没有家长的座位。我的父亲已经应征入伍，但是母亲不久就赶来安慰我，她对我说她会骑自行车跟在后面，并戴上她的红头巾，这样即使她跟不上汽车，我也会远远地看见她头上的红头巾。

烧煤的汽车启动了，我们随着逃亡的人流缓缓地向前移动，路上有轿车、马车、自行车，凡是能载人的车都用上了。当我们到达一座山底下，沿着盘山公路慢慢爬行时，我把身子探出了车窗，想看一看母亲是否跟在后面。逃难的人群好像无边无际，当我们的车到半山腰时，我终于看见了那红头巾，在人群后面慢慢地慢慢地移动着。从那一刻起，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红头巾。

那天下午，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小村子，准备在一家小旅店过夜。我们6个女孩住在一间有木床的房间里，我们实在是累坏了，在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了。可是，母亲在哪里呢？我已经有一阵子没看见红头巾了，我开始担心起来。

就在这时，妈妈戴着红头巾出现了。她坐在床

边跟我解释说明天可能会更困难，她可能赶不上我们的汽车了。不过，她对我说不用担心，她会尽快赶上我们的。

第二天早晨，汽车又启程了，可是我却看不到红头巾。不久，汽车开不动了，老师领着我们坐上了火车。不管火车去什么地方，只要离战争越远越好。在舒尔茨伯格，我们听到了空袭警报，不得不离开火车，跑到附近的一个盐厂里躲了起来。我们挤在一起，盐水滴在我们身上。我们等啊等啊，空袭警报终于解除了。我们还没来得及爬上火车，就听见飞机低空飞行的声音，接着是一阵机关枪扫射。“快趴下，快趴下！”老师们大声喊着，我们都趴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了保加利亚的一个小村子，又是一家小旅店接纳了我们。我们住在楼上的一间大屋子里。战争还在继续，炸弹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

不久，5月8日来临了，战争结束了。教堂尖顶上挂了一个白枕套，是投降的象征。我们焦急不安地等着占领军到达。美国人坐着吉普车来了，不过，他们只对德国兵感兴趣，我们这里一个德国兵也没有。

因为我们暂时都没有父母，所以每个女孩都在白天被送到不同的农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儿，晚上再回到小旅店。我被送到了一家小农场，农场里养了不少猪、鸡、鸭和蜜蜂，善良的农场主人和他的一家待我像亲人一样。我白天在农场忙忙碌碌，可是一到晚上，我又不自主地想起母亲来：她现在在哪里？是不是还活着？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有一天，有的家长找到了我们，两个女孩被她们的父母领走了。他们告诉我们说苏联红军占领了奥地利，生活情况有些好转。那时条件有限，唯一保持联络的方式就是人们互相传递信息，我们都开始希望自己的父母也能很快地找到我们。

几个月过去了，生活一切照旧。每天都要喂鸡，看着小鸡在我身边跳跃，争食，我高兴地“咯咯”笑了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小鸡替代了我未曾拥有过的玩具。有一天，我正在喂鸡，突然看见从远方来了一个人，我看不出来人是男是女，不过我却盯住了那个方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是不是看见了红色？

我停止了喂鸡，仔仔细细地看过去，会是妈妈吗？那红色越来越清楚，是的，是妈妈，这一次是真的。我扔下鸡食瓢，把鸡吓得四处乱飞。“妈妈，妈妈！”我哭喊着。这时妈妈也看见了我，她也向我跑来。妈妈终于来找我了，在她的头上还戴着红头巾，就像她当初许诺的那样。

（赵志明摘自《新青年》，戴晓明图）



· 小说 ·



一个都不许死

● 杨铁心

1944年7月，远征军强渡怒江，收复了滇西的大片土地，开始著名的松山大反攻。日军困兽犹斗，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坚固的明岗暗堡，发誓拼个鱼死网破。十多天过去了，双方杀得天昏地暗，只见一队队的伤员抬下来，又见一支支的部队拉上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7月27日清晨。坚守待命的116师36团2营1连接到紧急命令，要求这个连抓紧时间吃饭，饭后急速奔赴火线，投入到与敌人最后的生死决战。随着命令送过来的，还有一批慰劳食品，猪肉、粉条、蘑菇、竹笋、高粱面……

这个连队是随大部队从东北一路后退，一直退到大西南来的。官兵清一色都是东北人，这些具有东北风味的食品，无疑让人一下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勾起了士兵们浓浓的思乡之情。

这下炊事班可忙开了，当第一甑高粱窝窝头刚刚出笼，一个小个子兵冒着被蒸气烫伤的危险，抢先抓起一个窝窝头，放在鼻尖闻个不停，深情地吮吸来自黑土地的气息……突然，“啪——”一记响亮的耳光迎面甩开，打得小个子兵摔倒在地，窝窝头却仍稳稳地护在胸前，完好无损。这重重的一记耳光，只

有连长才打得这么脆，这么狠，这么无情！顿时，一大群围在甑边上的士兵不敢动了。一双双眼睛望着连长，目光中三分畏惧，七分愤怒。

连长姓刘，嘴巴特别大，一顿能吃一只烧鸡，十几个馒头，弟兄们都叫他刘大嘴。眼看刘大嘴还想动手，伙夫头老崔赶紧站出来说：“连长，他还是个孩子……”这个小个子兵是部队从东北溃退时收留的，当时他还是个满脸稚气的学生，饿得奄奄一息，是老崔救活了他。

刘大嘴还是狠狠地踢了小个子兵一脚，鹰一样的眼神咄咄逼人，骂道：“吃吃吃，就知道吃，还有没有王法？”一个大个子兵忍无可忍，挺身而出，像是挑衅，又抓起一个窝窝头：“弟兄们，马上就要送命了，还怕个啥！这生死决战，肯定有去无回，死定了！好几年没闻到高粱面的香味了，先吃饱了再说，死了也不能当个饿死鬼！”这个大个子兵的话说得在理，士兵们一听，纷纷动手，争抢窝窝头。

“放回去！”刘大嘴一声怒吼，拔出了手枪。众人吓得连连后退。却见他朝天放了一枪，大喝一声：“全体集合！”

集合完毕，大伙儿都为小个子兵捏了一把汗，明摆着，刘大嘴要处置他。不料刘大嘴没有动手，却出人意料地说：“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谁想死？”下面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大伙儿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连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人回答，刘大嘴只好自说：“我知道，你们谁都不想死！老子也不想死！我老刘家，一家十几口人，全让小日本给杀了，就剩下老子一个，老子要是死了，我老刘家就断子绝孙了！”

临战之前怎么说这些话？这不是动摇军心吗？大伙儿正摸不着头脑，却又见刘大嘴掏出一张预先开好的菜单，大嘴一张，扯



· 小 说 ·

生活
是我澡盆里的
温暖的水

生活
是我的嘴唇
贴着你敞开的胸怀

生活
是一腔愤怒
对世界上的不平

只是温暖的水
还不够



什么是生活

●[奥地利]埃里希·博立特

○马文韬 译

我要在水里戏耍

只是把嘴唇贴在你怀里
还不够
我要把它亲吻

只是对不平发出愤怒
还不够
我们要寻找根源

并采取行动
对付它
这才是生活



(孙敬华摘自《诗刊》)

亮嗓门，朗朗地念了起来。菜单上除了高粱面窝窝头外，全是地地道道的东北菜：凉拌拉皮，蘑菇炒肉，小葱拌豆腐，猪肉炖粉条，京酱肉丝……士兵们并不饿，但仍一个个竖直耳朵，听得口水直流。念完之后，刘大嘴把老崔叫了上来，将菜单交给他，郑重其事地叮嘱道：“拿出手艺，照单全做。少一样，老子要你的脑袋！”

老崔领命而去，刘大嘴扫了一眼黑压压的人头，狡黠地一笑，声如洪钟地说：“弟兄们，你们都给我记着，一个都不许死，个个都要活着回来，回来喝庆功酒。现在，点名！”

点完名，刘大嘴高举着花名册，脸上露出了悲壮的神色，一字一顿地说：“除了炊事班，全连141名弟兄，都给老子听清楚——你们家里有老爹老娘，老婆孩子，他们都眼巴巴盼着你们。谁要是死了，就是不孝之子、乌龟王八蛋！老子就是跑到阎王殿也要把你抓回来！”

接着，刘大嘴大手一挥，嘴巴里蹦出两个字：“出发！”

连队一走，炊事班立刻忙开了，老崔拿出最精湛的手艺，照单做菜，没过多久，一顿丰盛的美餐做好了。他们一个个望眼欲

穿，等啊等，从中午等到傍晚，前线终于传来捷报：松山全线攻克，消灭了全部日军。老崔激动地大喊一声：“还等什么？走啊！”说完，带领伙夫们挑着饭菜，送往前线。

夕阳下的松山，弥漫在浓浓的硝烟之中，血流成河，尸堆如山，惨不忍睹……炊事班一行人挑的挑，抬的抬，一路高喊着弟兄们的名字，转过好几个山头，也没碰见一个弟兄。

突然，一个伙夫失声惊叫：“老崔，快来看，弟兄们都在这儿哪！”老崔急忙走过去，脚步一颤，身子像掉到冰窟里一样发抖，泪水簌簌地流了下来：只见弟兄们东倒西歪，横一条竖一条，一个个血肉模糊。和弟兄们躺在一起的，是成倍的日军死尸，僵死的脸上还凝固着恐惧的表情。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儿经历了一场残酷的肉搏战。再仔细一数，全连141名官兵全部牺牲……

炊事班的一个个哭成了泪人。老崔一抹泪水，叫道：“不能让弟兄们当饿死鬼，就是喂，也得喂饱了送弟兄们上路！”说着他带头扶起一个士兵，擦干净嘴边的血迹，小心翼翼，一勺一勺地往嘴里喂食物。炊事班的那

些兵，全照着老崔的样子，扶起一个个牺牲的士兵，一边往嘴里喂送食物，一边高声报出菜名。硝烟之中，带着哭腔的嗓门瑟瑟颤抖，此起彼伏，唱响了一道道菜名：“凉拌拉皮！蘑菇炒肉！小葱拌豆腐！猪肉炖粉条！京酱肉丝……”

那些炊事兵们抹着泪水，看着眼前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悲壮场景。那个小个子兵，嘴巴紧紧咬住一个鬼子的腮帮。炊事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的嘴掰开。大个子兵被一刀砍断了脖子，尸首分家，脑袋滚到一旁，双眼仍怒目圆睁。更惨的是刘大嘴，他被一枚手榴弹炸得血肉模糊，连嘴巴也找不到……

老崔捶打着地，声泪俱下：“连长啊，你说话不算话，不算数！你说，一个都不许死，少一个，跑到阎王殿也要抓回来！你怎么自己先跑到阎王殿去了？”

这一顿富有东北口味的美餐，除了喂给弟兄们之外，其余的全部泼洒在阵地上。

第二天下葬的时候，141名官兵面朝北方。人人手里都紧紧地握着一个高粱窝窝头，握得铁紧铁紧……



(石逸佳摘自《中外学生文萃》，李晨图)



选择

● [美] J.J.Dewey ○ 王荣 译

有一天晚上，吉姆、迈克、罗恩和戴夫都命归黄泉。不久以后，他们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荒僻的小径上，除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们没有其他选择。走着走着他们就到了一个岔路口，面前的路一条向左，而另一条却向右延伸。于是，他们停了下来，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身着白衣的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来指引他们。

“我的朋友，欢迎你们！”这个人说，“你们正走在通往你们新家的路上，我来是在所允许的范围尽可能地为你们提供指导和帮助。注意到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了吧，一条会带你去天堂——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美丽地方，而另一条却会使你坠入地狱，那里遍布着黑暗、绝望和悲惨的人们。此刻我所能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要选择其中的一条，然而一旦到达目的地，你们就再也无法回头。上了天堂就得待在天堂，下了地狱就得留在地狱。我还可以告诉你们的是，不要害怕，因为你最终的结果会是你应得的回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为人正

直，就充满信心地向前走吧。你们必须一个一个地走，每个人都得独自上路。”

话音一落这个人就不见了。对于自己的归宿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居然要以这么一种有些随意的方式来决定，四个人都感到非常吃惊。最后，他们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往前走，并准备抽签决定谁第一个上路。

结果吉姆抽中了第一个签，他选择了右边的路。吉姆想，也许这条就是通往天堂的路，因为“右边”这个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是“正确”，而“正确”和“好”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当他沿着这条路往前走时却听到了野兽的嚎叫，乌云蔽日，大地也好像颤动了起来。

吉姆感到非常害怕，他想：“也许我真的选错了路。”于是他转身回到起点，并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其他的同伴。这一次他决定试试左边的小路。可是越往前走就有越多的凶兆显露出来。他一直在疑惑自己走出多远就不能再回头了。每走一步他心中的恐惧就增加一分，最后他不得不又掉头返回到出发点。

罗恩和戴夫看到吉姆迟迟不能下定决心，于是就提醒迈克轮到他出发了。可是，迈克听了吉姆的描述，似乎两条路中没有一条是通往天堂的快乐旅程，早就吓得浑身瘫软。“我还要再好好想一想，”他回答道，“你们可以有人先试一试。”

于是现在就该轮到罗恩了。他说：“我选择向右走，我是不会掉头回来的。”他坚定地出发了，一路上听到了野兽的嘶嚎，穿越了黑暗，经过了阴沉的雷雨云，最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无以言喻的美丽宁静之所。他想自己是到了天堂了，于是就留在了那里。

这回该轮到戴夫上路了。吉姆说他好像听到了野兽吞噬罗恩的声音，于是三个人又担忧地打了个寒战。戴夫选择了左边的路，他拿不准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正确。他心里暗暗地打定了主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尽力而为，一直走下去。”

可是戴夫越往前走，情形就变得越糟糕。野兽可怕的尖叫声回荡在耳边，雷雨带着震天的霹雳无处不在。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向前走，最后看到一块路标，上面写着“地狱”。这时候身后的路消失了，他再也无法回头。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暴风骤雨的黑暗所在，到处都是住在摇摇欲坠的破屋里的人。由于经常受到野兽的攻击，遭到四处游荡、无所不偷的歹徒们的侵扰，这里的人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

每到一处就会有人告诉戴夫，这是一个遭到魔鬼诅咒的地方，一切都会越来越糟，永生永世，万劫不复。

戴夫冥思苦想了很长时间：“我对自己许下过



眼下这条河是丰盈的，但
她的声音低沉，
这是她皇上——大海，
微服出行，走过乡乡村
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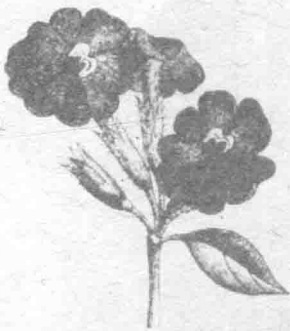
如今河水枯了，没有歌
声，只有叨叨不绝的轻轻絮
语。

冬天的洪流毁了她。
她蹲在脏乱的河岸之间，
摆弄她的破烂。

如今她又丰盈了。深沉地
合唱。

那是天上干活儿的高耸的
云彩，
到海上度假来了。

河水又枯了。一身瘦骨嶙
峋，



三月的河

●〔英〕特德·休斯

她从漂白了的浮漂物的枯
发中向上窥视。
河床充塞着枯枝，怪寒碜
的。

如今河又丰盈了，收集了
披巾和矿物质，

雨水带来了丰饶，但她拿
走了百分之九十九。

只留下百分之一给田野，
让它活下去。

如今她又枯下来了。如今
她思念东风成疾。

她在坑坑洼洼里缩成一
团。刺眼的阳光使她头疼。
她的鱼全没了。她战栗。

如今她却又一次丰盈起
来。她望着自己的土地。

一丛毛茛从她皱褶中泼出
来，明亮得遮掩不住。

一条鲑鱼，一只硬银块似
的母猪，

瞪大眼来瞅它。

(纪诗晴摘自《美的交响》)

诺言——不会半途折回，要尽力而为。我才不去听那些昭示厄运的声响。在我心中根本没有地狱，我的良心非常清白，我的归宿怎么可能会是地狱？”

于是戴夫充满信心地向前走去。他告诉当地的人不必住在破旧的窝棚里，他们可以改变环境，这样就可以摆脱恐惧。他还对当地人深信的“这是一片魔鬼的诅咒之地”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结果有少数人的希望重新被点燃，他们听从了他的劝告。可是其他大多数人却非常害怕，把戴夫视作敌人，担心他会使情况变得更加恶劣。

戴夫把支持自己的人聚集到一起。他们拒绝把自己来到的贫民窟当作最后的归宿地，他们开始规划蓝图，建造漂亮的新房屋。他们所能找到的最佳工地就是一处无人居住的沼泽。这些人一起排干了那里的水，建造起自己的新家 and 一座遍是花园和景观的美丽城市。由于这里的居民互相帮助和保护，歹徒们无法进行侵扰。他们关爱野兽，野兽也成了他们的好朋友。甚至阴沉的乌云也逐渐减少，猛烈的暴风雨也逐渐平息，明媚的阳光成了那里的常客。

曾经敌视戴夫的人看到了他们取得的成就，也鼓起勇气加以效仿，于是地狱的其他地方也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了美丽的城市和风景。一段时间以后，人们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美丽和宁静的所在。

眺望着如今的美景，戴夫忽然意识到还有一件

事情需要去做。他走到原来的入口处，找到那块写着“地狱”的旧路牌，撕下旧路标，换上了写有“天堂”的新路标。这时候又一个岔路出现了，身着白衣的那个人也再一次出现在戴夫的面前。他的神情引起了戴夫的注意，这个白衣人说：“我想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戴夫回头望望，说：“我想我必须再做出选择。”

“没错！”白衣人说。

“不过在我上路之前，你能不能告诉我其他三个同伴的命运如何呢？”

白衣人答道：“罗恩所在的那个地方与你创造的这个地方很相像。不过他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但愿自己也为那个地方的创建出一分力。当这个愿望变得足够强烈的时候，他也会再面临一次选择。和你一样，他将会最终到达一个叫做‘地狱’的地方，会被给予一个创建天堂的机会。”

“吉姆和迈克仍然吓得不能动弹，不敢做出决定。他们才是真正处于地狱的人，可是迟早他们也必须向前迈出脚步。”

“那么我的前方会是什么呢？”戴夫问。

“是未知。”白衣人回答说。他的话使戴夫感到害怕，但同时也让他觉得高兴。毫不迟疑地，他踏上了向右方延伸的小路。

(林纾乐摘自《新东方英语》，韦尔乔图)



蝴蝶

●[丹麦]安徒生 ○叶君健 译

一只蝴蝶想要找一个恋人。自然，他想要在群花中找到一位可爱的小恋人。因此他就把她们都看了一遍。每朵花都是安静地、端庄地坐在梗子上，正如一个姑娘在没有订婚时那样坐着。可是她们的数目非常多，选择很不容易。蝴蝶不愿意招来麻烦，因此就飞到雏菊那儿去。法国人把这种小花叫做“玛加丽特”。他们知道，她能作出预言。她是这样做的：情人们把她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摘下来，每摘一片情人就问一个关于他们恋人的事情：“热情吗？痛苦吗？非常爱我吗？只爱一点吗？完全不爱吗？”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问。蝴蝶也来问了，但是他不摘下花瓣，却吻起每片花瓣来。因为他认为只有善意才能得到最好的回答。

“亲爱的‘玛加丽特’雏菊！”他说，“你是一切花中最聪明的女人。你会作出预言！我请求你告诉我，我应该娶这一位

呢，还是娶那一位？我到底会得到哪一位呢？如果我知道的话，就可以直接向她飞去，向她求婚。”

可是“玛加丽特”不回答他。她很生气，因为她还不过是一个少女，而他却已把她称为“女人”，这究竟有一个分别呀。他问了第二次、第三次。当他从她那儿得不到半个字的回答的时候，就不再愿意问了。他飞走了，并且立刻开始他的求婚活动。

这正是初春的时候，番红花和雪形花正在盛开。

“她们非常好看，”蝴蝶说，“简直是一群情窦初开的可爱的小姑娘，但是太不懂世事。”他像所有的年轻小伙子一样，要寻找年纪较大一点的女子。

于是他就飞到秋牡丹那儿去。照他的胃口说来，这些姑娘未免苦味太浓了一点。紫罗兰有点太热情；郁金香太华丽；黄水仙太平民化；菩提树花太小，此

外她们的亲戚也太多；苹果树花看起来倒很像玫瑰，但是她们今天开了，明天就谢了——只要风一吹就落下来了，他觉得跟她们结婚是不会长久的；豌豆花最逗人爱：她有红有白，既娴雅，又柔嫩，她是家庭观念很强的妇女，外表既漂亮，在厨房里也很能干。当他正打算向她求婚的时候，看到这花儿的近旁有一个豆荚——豆荚的尖端上挂着一朵枯萎了的花。

“这是谁？”他问。

“这是我的姐姐。”豌豆花说。

“乖乖！那么你将来也会像她一样了！”他说。

这使蝴蝶大吃一惊，于是他就飞走了。

金银花悬在篱笆上。像她这样的女子，数目还不少，她们都板平面孔，皮肤发黄。不成，他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子。

不过他究竟喜欢谁呢？你去问他吧！

春天过去了，夏天也快要结束。现在是秋天了，但是他仍然犹豫不决。

现在花儿都穿上了她们最华丽的衣服，但是有什么用呢——她们已经失去了那种新鲜的、喷香的青春味儿。人上了年纪，心中喜欢的就是香味呀。特别是在天竺牡丹和干菊花中间，香味这东西可说是没有了。因此蝴蝶就飞向地上长着的薄荷那儿去了。

“她可以说没有花，但是全身又都是花，从头到脚都有香气，连每一片叶子上都有花香。我要讨她！”

于是他就对她提出婚事。

薄荷端端正正地站着，一声不响。最后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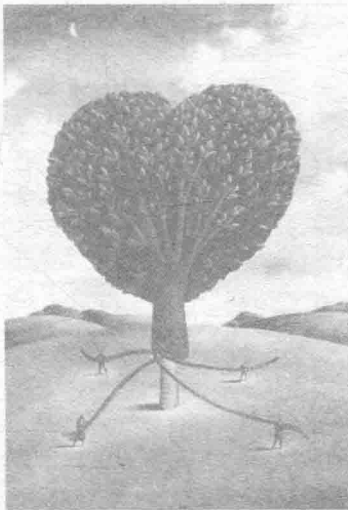
“交朋友是可以的，但是别的事情都谈不上。我老了，你也老了，我们可以彼此照顾，但是结婚——那可不成！像我们这样大的年纪，不要自己开自己的玩笑吧！”



有一个笑话，甲问乙：“为什么这么愁眉苦脸？”乙说：“我的朋友被火车轧死了。”甲说：“难怪。你一定很痛苦。”乙说：“我当然痛苦啊，他穿的是我的西装。”这个笑话有它深刻的另一面，那就是，这个乙倒是个实际的人。他虽然无情，却很实际。碰到意外，他先检查实际的损失，这是极端小市民的境界。我们再来看看孔夫子。一个地方着了火，孔夫子只问人受伤了没有，不问马受伤了没有，“伤人乎？不问马”。这种境界，是极端太圣人的境界。当然，孔夫子所以有这种境界，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马不是他的。如果马是他的，他也许像小市民愁西装一样愁起自己的马来。

还有一种以洒脱的方式处理损失的人，这就是“堕甕不顾”的故事。汉朝有一个叫孟敏的，背了一个陶土烧的大瓶子走，它一下子掉在地上，他仍旧朝前走，头也不回。人家问他怎么看都不看一下，他说已经破了，看有什么用。这种人就很洒脱。他不花一分钟时间去开辟瓶追悼会。

当然，开追悼会也是一种安慰。遭受了损失的人，总要哭几声，唠叨几句啊，这也是一种发泄。不过一个人的高不高，就在这儿看出来。真正的高人是一声不响的。这种一声不响，叫“打



为失败而笑

●李敖

脱牙齿和血吞”。这是一种应付失败和损失的坚忍态度。这种态度，赶不上孟敏那种“堕甕不顾”态度的洒脱，但也是第一流的。

“打脱牙齿和血吞”，就是牙被人打掉了，却吐都不吐出来，跟满口的血，一齐吞到肚子里，表示遭遇了任何失败和损失，都忍住一声不响。这种态度除了不够轻松外，却叫人佩服。

学会利用失败要分两种层次：第一层次是先从失败里检查残余，看看失败以后还剩下什

么，而绝不花一分钟时间去开追悼会，去唉声叹气，去借酒浇愁。如果根本就知道没有残余可剩，就干脆“堕甕不顾”。第二层次是要做到反为失败而笑。笑则是笑着看失败。失败有什么好笑？有，就看你看不看得出来。笑不是取笑，是快乐，是真的因为不成功而快乐。

一般人以得不到什么而痛苦，我却以得不到什么而开心。因为我会想到得不到什么的好处那一面，一般人却绝对不会也不愿这么想，所以他们只因为失败而痛苦，却不会因为未得而开心。

一般人只会庆祝成功，我固然也庆祝成功，但也庆祝失败。像我这样肯把失败当成功一样庆祝的人，全世界恐怕绝无仅有。我能从失败中看到它的好处，并且愿意这样看。结果，我从失败中看到成功的一面，从不幸中看到幸福的一面。一般人很少能看到失败的好处，不会欣赏失败、享受失败，不会在一败涂地的时候，躺在地上，细闻泥土和草根的清香。很少人知道，在有比赛的情形下，比赛下来，胜利者往往有两个，就是胜利者和躺在地上吹口哨的失败者。在没有比赛的情形下，一个快乐的失败者，本人就是另一个胜利者。人间的许多情景，均可如是观。

(谭 帛摘自《新读写》)

这么一来，蝴蝶就没有找到太太的机会了。他挑选太久了，不是好办法。结果蝴蝶就成了大家所谓的老单身汉了。

这是晚秋季节，天气多雨而阴沉。风儿把寒气吹在老柳树的背上，弄得它们发出飕飕的响声来。如果这时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在外面寻花问柳，那是不好的，因为这样，正如大家说的一样，会受到批评的。的确，蝴蝶也没有在外面乱飞。他乘着一个偶然

的机会溜到一个房间里去了。这儿火炉里面生着火，像夏天一样温暖。他满可以生活得很好的，不过，“只是活下去还不够！”他说，“一个人应该有自由、阳光和一朵小小的花儿！”

他撞着窗玻璃飞，被人观看和欣赏，然后就被穿在一根针上，藏在一个小古董匣子里面。这是人们最欣赏他的一种表示。

“现在我像花儿一样，栖在一根梗子上了，”蝴蝶说，“这

的确是太愉快的。这几乎跟结婚没有两样，因为我现在算是牢牢地固定下来了。”

他用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房子里栽在盆里的花儿说。

“可是，”蝴蝶想，“一个人不应该相信这些盆里的花儿的话，她们跟人类的来往太密切了。”

(凌 晨摘自《中文自修》)



日光最先照亮的是村庄里竖起来的烟囱。冬天人们起得晚，看不到。再说，烟囱不会尖叫，不会因为太阳最先宠幸它，它就兴奋起来。烟囱不，它浑然不觉，矮矮地直蹲在房顶上，等候灶塘火起，它好一个个地吐烟圈。

清晨，财神和他的崇拜者都在睡眠之中。

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牵着驴走过来的人——要不，这个早晨会多么寂寞。

牵驴的人牵着驴，踩过结冰的池塘，向南边走去。

塘北井的水，人吃；塘南井

上，蹄子轻抬轻放，比牵它的人仔细多了。它想低下头来看路，但此时，缰绳在驴嘴与主人的手之间，扯成一条直线。它低不下头来，顾不上害怕，它只好跟着主人步伐飞快地前进。

从井里提上来的水，冒着白乎乎的热气。

驴欢快地喝了几口。不知道为什么，它兴奋了，是不是水太甜了？它要用歌唱对主人表示感谢？它忽然抬起头畅快响亮地叫了起来，嗷嗷的驴叫声，在这个空寂寂的早晨一波波地荡漾。驴一边叫，一边摆弄着头，唇毛上沾的水，甩了主人一脸一身。

主人扭头吐掉了烟卷，拉低缰绳，叫驴低下头来继续喝水。驴往外挣。主人生气了，用手里的缰绳扇打着驴的脑袋。驴四处躲闪着，不停地抖着脚步。

它忘记了这是在小小的井台上。井台上结着厚厚的冰。

脚下一滑，驴扑哧一声滑倒了。井台和井不会移动，也无法猛地推这头驴一把。所以，驴的两条后腿、半个身子，滑到井里来了。

牵驴的人一下子张大了嘴巴，他愣住了。

脚下冰滑，冬闲的驴又肥，他不敢贸然过去抓或者拉驴的前蹄。

他紧紧地扯着缰绳，努力往上拽他的驴。一边左瞧右瞅，希望冒出个人影来帮帮他。

这个清冷的早晨，周围只有寂寂荡荡的空气。

驴一半掉在井里，一半搭在井台上。它显然搭不住了，前蹄不停地划着结冰的地面。即便它的前蹄现在变成有五指的人手，它也是徒劳，因为它

落井之驴

●马明博

日光其次照亮了村庄前面的池塘。人工挖出来的池塘，结着冰，阳光照在冰上。冰想，你照得紧了，我不就化了吗？所以，它也不领日光的情，反倒像村里避邪的玻璃镜一样，把那分温暖给反射回去了。

冬天的村庄，太阳出得晚，鸡叫得也晚。不是鸡叫得晚，是晚睡的人醒不来，听不到。晚睡的人零零散散地聚在不同人家的房子里，吹牛，聊天，抽烟，喝茶，打牌，下棋。夜深了，星星都睡了，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腿脚，回家去。

21世纪华北平原冬天的早晨，静得像一片梦。

池塘边的两口井却醒着。

天越冷，井口冒出来的白色水汽越浓得化不开。远远望去，蒸腾着，像电视剧里神仙居住的地方。现在村庄里的人，最信的神仙就是财神。原来的门神尉迟恭、秦叔宝早已经下岗，换成了左右同一副微笑的脸孔，头戴官帽，手张“恭喜发财”的财神。

当然，财神只在麻将桌上，不在门上待着。现在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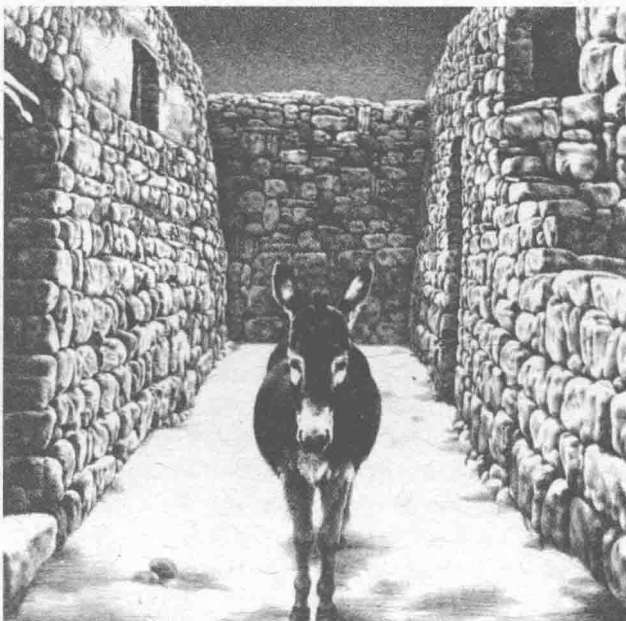
的水，牛、马、驴、骡等牲畜吃。

牵驴的人叼着根烟，不时地吐着烟雾，口里呼出长长的白气，如一辆小火车刚刚启动。他的脚下，没有铁轨，只是滑滑的冰。他不在意，大踏步地向前。

冰面上，一些残荷的梗，支支歪歪地斜着。采莲人剩下的莲蓬，有几个还竖着。

这头驴很漂亮，周身黑色，只有嘴巴一圈白毛。牵驴的村人，长得五大三粗，是一堵会移动的墙。他左手牵着驴，右手提着筲。筲把手上缠着长长的绳子。

驴小心翼翼地缓步走在冰面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他煮的咖啡是最香的，每天上学前，他都为我和弟弟煮咖啡，制作美味的早餐。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他在我的房间里摆满了书，让我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他最喜欢听我讲笑话。我只要一开口讲，他的脸上就流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只要妈妈一声召唤，他就成了厨房最好的帮手，干活儿是那样仔细认真。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他的书法是那样苍劲有力，美丽流畅。看他写字简直是一种享受。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他以实际行动教育我男儿有泪不轻弹，虽然他有时也由于过分激动和痛苦而落泪。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对我关爱有加，经常用温暖的手抚摸我，用柔软和潮润的嘴唇亲吻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

（墨西哥）塞尔西奥·西奈



我。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总是前往俱乐部看我打篮球，尽管他对这项运动一窍不通。我刻苦训练，用进步博得他的欢心。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尽管他不会骑自行车，但在我学习骑车时他一直在后边扶着，在我学会掌握平衡之前从不松手。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在向别人介绍“这是我的儿子”的时候，脸上充满了自豪。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童年时谁都没有像他那样耐心地给我讲故事，只要我愿意听，他都会满足我的要求。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这并不重要！我的爸爸是个小人物，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总之，是个好人！

（张点子摘自《参考消息》）

眼前连个稻草都没有。越是挣扎，它越是往下滑。主人的脚也往井边上滑过来了，他不得不松开手里的缰绳。扑通一声，驴终于掉进井里。

这头驴不是第一次落到井里。

秋耕的闲暇，它搭着缰绳在地里啃青草时，看到了一头发情的母驴。它奔了过去。爱情总是让人不太在意脚下的陷阱，对驴也一样。这头驴向前蹿着蹿着，忽然消失了。

它掉到了一口枯井里。

这头追求爱情的驴子，来不及享受爱情，就被井困住了。

它是幸运的。井底半尺深的软泥，减轻了它的摔打，它没有死。

井底阴冷，驴感觉到了恐惧。它试着站立，站起来了，在井底昂起头凄惨地叫嚷。主人赶

过来，站在井口，急得直搓手，却没有办法。

村人闻声赶过来，大伙商量着用绳子把驴拉上来，无奈驴子太重，井太深，只好作罢。

一天两天过去了。村人们束手无策。怎么办？驴子死在井里事小，要是驴子烂在井里，发起瘟疫，可不得了。

他们请教村里的长者。长者说：掏井有功德，填井有灾祸。事已至此，填一口井，比闹灾合算。

村民们做了分工，有人用小推车从不远处运来土，堆在井旁；有人用铁锹往井里填土。

驴很快意识到它面对着什么。

起初，它在井底绝望地大叫，拼命地周旋着身子。让在场的每个人听着，心里都凉凉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驴子安静

下来。

人们快速地把堆在井边的几车土填下去。

运土的车还未到，这个间隙里，有人忍不住朝井下看了一眼。井底的情景让他呆住了。

填下去的土，并没有把驴子埋住。他感到奇怪，又朝驴背上扔下一锹土。结果，驴把土抖落下去，又用蹄子踩了几下。这头驴，没有被要埋掉它的土吓倒，这次填土的机会，倒成为它远离死亡井底的最佳时机。

运土的车来了，大家议论着这件事。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继续填土，没过多久，土快填到井口时，这头驴一跃而出，得以生还。

这个冬天的早晨，谁知道，它还有没有上次那样幸运。

（曾一涵摘自《散文》，李晓林图）



巴彼家的老门铃

● 成蓉 编译

巴彼是个相貌十分讨人喜欢的老头子，已经变得灰白的头发总是梳理得一丝不苟。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尽管岁月已经把它们打磨成了暗淡的蓝灰色，但瞳孔里依然散发出一股深深的暖意。尽管巴彼的脸已经完全耷拉下来了，但只要一笑，脸上的皱纹不但会跟着变得柔和起来，还挂满了笑容。巴彼的口哨吹得棒极了。每天早上，他都会一边快乐地吹着口哨，一边给他的当铺掸灰、扫地。当然，快乐的巴彼内心里也有一个隐痛，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的尊敬和崇拜。

巴彼的大多数顾客到头来都会回当铺取回他们当初所当掉的东西，因此巴彼的生意并不是很好。不过，巴彼一点儿也不介意。对他而言，当铺的消遣意义远大于谋生。当铺后面有个小房间，巴彼给它命名为“记忆馆”，里面摆满了他收罗来的各种各样的宝贝，如怀表、闹钟、电动小车、微型蒸汽

发动机、木质或锡质的古董和各种废弃的小饰物等，巴彼常待在里面修补和摆弄这些玩意儿。他小心地对待这里的每一件物品，有时还会抚着其中的某件东西闭上眼睛沉浸在童年的回忆中，然后发出一声甜甜的叹息。

有一天，巴彼嘴里一边吹着一支和铁路有关的旋律，一边埋头组装一盏古老的铁路用油灯，思绪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他做扳道工人的时代。这天，外面的阳光格外灿烂，天空非常晴朗，偶尔还有一阵微风从前门的纱窗吹进来。每当遇上这样的好天气，巴彼都会让里面的那扇门开着——对他来说，不论是古董还是新鲜空气，它们都是一样的可爱。

正当巴彼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刚刚组装起来的油灯的时候，铺子的门铃突然响了。这个门铃在巴彼家已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了，声音特别迷人，巴彼非常珍爱它，也喜欢和每一个踏进当铺的人分享这美妙的铃声。

巴彼应声出去迎接客人。进来的是一个披着一头鬈曲金发的小女孩，踮着脚尖才能从柜台上伸出头来，以致巴彼刚刚从里屋出来的时候差点就没看到她。

“你想要什么，小姑娘？”巴彼用愉快的声音问道。

“您好，先生。”小姑娘长得十分秀气，神态纯真而羞涩，声音轻得就像耳语一样。她用褐色的大眼睛望了一下巴彼，然后就不断地四处张望着，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我想买一份礼物，先生。”小姑娘害羞地说道。

“好，”巴彼说，“礼物是买给谁的？”

“我外公。是给我外公的，但我不知道买什么好。”

“这块怀表怎么样？好着呢！”巴彼建议说，语气里充满了骄傲，“是我把它修好的呢。”

小姑娘没有回答他，却径直走到门边，小手放在门上轻轻地摇晃着拉响了门铃。

“就是它了，妈妈说外公喜欢音乐。”小姑娘满脸兴奋地嚷了起来。

巴彼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他实在不愿意令这小女孩伤心，可是……

“对不起，小姑娘，这门铃不卖。你再看看别的什么吧……嗯，也许，你外公会喜欢这台小收音机。”巴彼小心翼翼地说。

小姑娘看了一眼那台收音机，低下头来伤心地叹了一口气，说：“不，我想外公不会喜欢的。”

为了安慰小姑娘，让她理解自己为什么不愿卖那门铃，巴彼于是就把这个门铃的来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眼前这个失望的小顾客。

小姑娘抬头望着巴彼，眼里闪动着一颗大大的